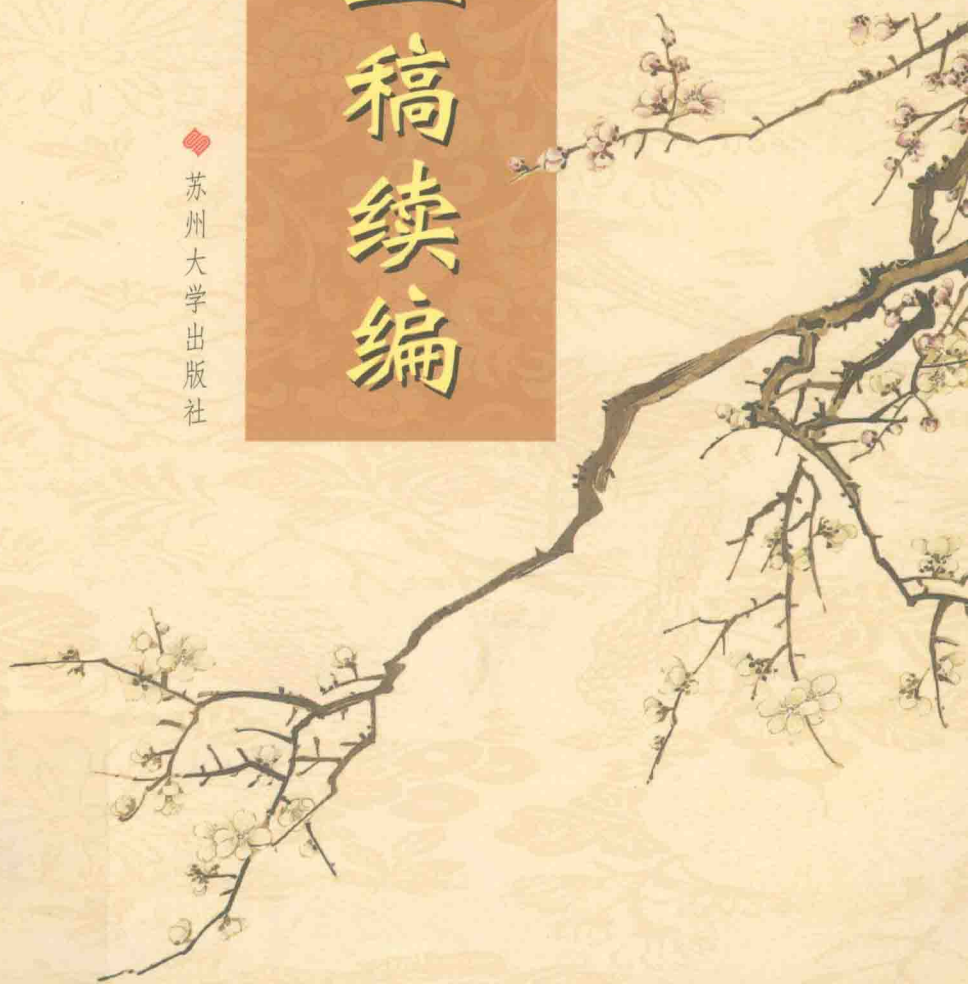


葑溪诗学丛稿续编

吴企明·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吴企明·著

葑溪诗学丛稿续编

◆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葑溪诗学丛稿续编 / 吴企明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672 - 0316 - 7

I. ①葑… II. ①吴…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7.2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3855 号

葑溪诗学丛稿续编

吴企明 著

责任编辑 史创新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215006)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印装

(地址: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 邮编:226300)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20.75 字数 380 千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672 - 0316 - 7 定价:42.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自序

去年夏,我的《葑溪诗学丛稿初编》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今年春,在苏州大学文学院王尧院长的大力支持下,苏州大学出版社又将出版我的《葑溪诗学丛稿续编》。我在《初编》前言中说过的话,这里不再重复,还想就《续编》的出版,再说几句话。

本书收录我数十年间散见于各种书刊的论文五十余篇,分三辑编排。第一辑,专收唐诗学的论文;第二辑,专收除唐诗以外的诗学论说的论文;第三辑,专收诗画融通的论文。其中,有宏观研究的文章,也有专题研究、个案研究的文章;有论述性的,也有考证性的。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在诗学研究各个方面的探索和心得。

学界朋友们可以在本书里看到我数十年来跋涉在学术道路上的轨迹。本书分三辑编排的方式,正好体现出我的诗学研究的特点和变化。我的诗学研究,最初是从唐诗开始的,长期以来,一直以唐诗学作为主攻方向,《唐音质疑录》是我早年唐诗学论文的结集。后来,我先后参加了《全唐五代诗》和《中华大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的编纂工作,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并随之而写出的论文,便收集在本书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诗学研究逐渐由唐诗向宋元明清诗拓展。本书第二辑中的几篇文章,记录了我对整个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的思考和发现,如《论明诗与杨维桢的关系》论述了历代诗歌发展嬗变、传承和接受的密切关系,《诗坛领袖沈德潜的诗学成就》论述了诗歌创作与时代风尚、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论基督教与华夏诗歌》论述诗歌与宗教的密切关系,都能写出一些别人很少论及的观点。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的诗学研究实现了第二个拓展,也就是由诗学向画学拓展,重点从事诗画融通的研究工作,逐步确立了诗画融通的审美理念和诗画对读的审美方法。《论诗画融通》一文,正是我从事诗画融通研究工作的总结。在此基础上,我





还将此文作大幅度的拓展,写成一部近三十万字的专著《诗画融通美》,不久将付梓。总之,我的诗学研究的特点,可以用“一主攻,二拓展”六个字加以概括。

我经常运用文献学的知识和方法从事诗学研究,除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诗集校注本以外,还有不少成果属于文献学的范畴,如《论校勘学中的他校法》《题画诗考信录》《唐宋史料笔记叙录》等,受篇幅的限制,本书没有收录。我以文献学治诗学,受苏州国学大师朱季海先生的影响很深。朱先生有《南齐书校义》《说苑校理》《新序校理》等著作。1982年,朱先生为于安澜编纂的《画品丛书》作点校工作。朱先生以国学大师的身份,精心从事古籍的校雠整理,精神可嘉,令人钦服。笔者步其后尘,并望此学传承不息。

本书由苏州大学“211”工程建设经费资助出版,在即将杀青的时候,我要向文学院王尧院长及其他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我还要向本书的责任编辑史创新和曾为本书出过力的杨旭辉表示谢意,他们的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吴企明识于莲花苑寓所

2012年4月26日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辑 唐 诗 学

唐诗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3
唐五代:我国韵文发展的光辉时代	10
建立李白学刍议	19
答《姑苏晚报》会客厅记者访谈录	24
论《全唐诗》的辑佚补遗问题	29
从唐诗载录看《诗渊》的价值与弊病	36
《全唐诗续补遗》溯源志异(选)	43
敦煌伯氏二五五五号写卷是唐代边塞诗(文)选集的残卷	50
《草书歌行》是李白写的吗?	54
论李白《别内赴征三首》的真伪问题	59
李白词辨证稿	64
钱起论	71
读《钱起诗集校注》随记	79
唐代姑苏诗太守	86
皮陆唱酬	102
《唐音质疑录》前言	115
张浩逊《唐诗接受研究》序	117
李卓藩《唐诗与〈诗经〉传承关系研究》序	120
李卓藩《韩愈诗初探》序	123
李卓藩《韩孟诗派阐微》序	126
张浩逊《唐诗分类研究》前言	132
唐诗与苏州	135





第二辑 诗学论说

融通与创变

——吴企明答香港《诗双月刊》主编王伟明十二问	147
我国诗歌创作前途的辩证思考	158
论基督教与华夏诗歌	164
论刘辰翁的生平思想及其词学成就	177
论刘辰翁的文学思想和词学主张	185
罗时进《唐宋文学论札》序	191
刘华民《文天祥诗研究》序	194
论明诗与杨维桢的关系	197
诗坛领袖沈德潜的诗学成就	202
俞前等《顾野王》序	210
陈去病及其诗歌	212
徐宏慧《金松岑传》序	218
俞前《巢南浩歌》序	220
陈去病与孙中山	223
《苏州诗咏》前言	230
词的错简	234

第三辑 诗画融通

论诗画融通	239
李白与盛唐绘画艺术	252
论赵佶题画诗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渊源	257
诗画融通的新纪元	
——论元代题画诗的美学价值	263
“岁寒三友”的形象创造及其异化	267
明代文坛盟主文徵明	270
论黄凤池的《唐诗画谱》	
——评《唐诗画谱说解》	277
一位被画名所掩的优秀诗人	
——论恽寿平及其诗歌	281





《历代题咏书画诗鉴赏大观》前言	286
《题画绝句的写作与欣赏》卷首语	295
《历代名画诗画对读集》总序	297
《传世名画题诗品赏》前言	304
《题画词与词意画》前言	315
《清代题画诗类》前言	320



第一輯 唐詩學



唐诗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唐诗学,作为一种专门学科,与楚辞学、文选学、训诂学、汉语诗律学一样,都有自己的专门研究对象。如果我们顾名思义地说,唐诗学的研究对象是唐诗,对吗?这种说法,不全面也不准确。分析评论某些唐诗篇什,这是唐诗鉴赏;评述某位诗人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这是作家论;校勘、注释某部唐人诗集,这是古籍整理,属于校勘学、文献学的范畴;研究唐诗繁荣的原因和发展递变的轨迹,这是唐诗发展史的探讨。尽管上述多项工作都研究了唐诗,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称它们为唐诗学。唐诗学是以整个唐诗研究工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它包含、覆盖各个方面的唐诗研究工作,古今中外学者们从事的唐诗研究,都在唐诗学这种学科的考察范围之内。研究唐诗学,就是对我国从古到今的唐诗研究进行回顾、反思、总结,以此来指导我们今天和未来的研究工作。总揽古今,研究过去,观照现在和未来,这便是唐诗学的研究任务,它对唐诗研究的深化和开拓将是很有意义的。明确了唐诗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后,也就有了唐诗学的研究范畴、研究课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并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完备的学科体系来。

我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作家众多,作品众多,文体众多,但并不是什么都能建立起专门学科的,或者说,某些学科要待日后经过大家的努力,条件成熟后再建立起来。同是文学体裁,诗有诗学,词有词学,但是,变文、骈文、传奇、话本,目前还没有形成单独的专门学科。同是作家,曹雪芹在当代逐渐形成了“曹学”,但其他著名作家还很多,李白没有什么“李学”,关汉卿没有什么“关学”。同是小说,《红楼梦》有“红学”,还有新、旧之别,但是,《金瓶梅》《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小说,至少在目前尚未建立起专门学科。由此可见,建立专门学科,不是由少数人心血来潮、一蹴而就的,而是由多种因素、条件促成的。比如我国的“经学”,因为它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在历代比较受到重视,特别兴盛。又如“文选学”之建立,适应学子士人研读古代诗文的需要,因此《文选》一书,受到封建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诗人杜甫告诫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在唐宋时代就形成了研究热潮。《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传·曹宪传》:“(宪)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





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盛唐时代,出现“文选五臣注”,五代时毋丘俭镂板刊印《文勘》(事见王明清《挥麈余话》)。宋人合李善、五臣注为“文选六臣注”,日本平安朝(相当于宋仁宗时代)遗下手抄本《文选集注》,集九家注,除六臣外,尚有公孙罗、陆善经、阙名三家注。近代高步瀛撰《文选李注义疏》(惜乎高氏已故,未竟其业)。《文选》之学,经久不衰。总之,某种学科在文化史上确有重要地位,研究的人比较多,研究风气也很盛,就有条件成为一个专门学科。

为什么唐代的诗歌能单独形成“唐诗学”呢?唐诗,继承千余年来我国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又经六朝以来诗歌理论的专门研究,再加上唐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促使唐诗得到充分的发展,造就了数以千计的诗人,存留了数量多、质量高、风格多样、诗体兼备的诗篇,它们对后代的诗歌创作以及其他文学样式,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伴随着隋唐新兴音乐而诞生的词,更是直接而明显地接受了唐诗的艺术熏陶,意境、情韵、结构、技法,无一不见唐诗的影响,甚至不少词句就从唐诗中化出。因此,不读唐诗,就无法谈宋词。唐诗对后代的小说、戏曲的发展,影响也很大。戏曲的曲词,从唐诗中汲取养料;古典小说里有大量的诗词歌赋,它们成为推动故事发展、表现人物性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戏曲、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场景,富有诗情画意,有的就是从唐诗中翻出的。唐诗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确实占有重要地位。更何况,从唐代开始,直到近当代,有许多人从事唐诗研究,或则专攻此术,或则兼而及之,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编集、撰写了许多有关唐诗的专书与专著,出现了一批很有影响的唐诗学家。现在,我们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各地的唐诗研究室、唐代文学研究室;有了专门的刊物——《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唐代文学论丛》《草堂》等,还有学会——唐代文学学会、韵文学会等。因此,总结我国唐诗研究的整个历程及其许多侧面,建立专门的学科,条件是成熟的。

唐诗学的包蕴量很大,研究范围很广,有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的区别,两者又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首先,从纵向研究的角度看,主要考察唐诗研究的发展过程,它们的盛衰兴替,它们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各个阶段有什么特征,提出并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有哪些重要的唐诗研究者,他们在理论上有何建树,有哪些研究成果,等等(详见下文)。纵向研究从整体上把握唐诗学递变的轨迹,是唐诗学学科体系中的主干部分。

其次,从横向研究的角度看,主要考察唐诗研究的各个侧面和环节,研究





各个侧面和环节间的相互联系,这是唐诗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唐诗,必然会接触到许多问题,如唐诗与史学的关系问题,唐诗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唐诗与唐代的其他文学样式、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问题,前代人在这些问题上提出过哪些见解,有什么争论,有过哪些研究实践。推而广之,唐诗研究必须与唐代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和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美学等多种学科联系起来。不这样做,我们就难以揭示唐代社会生活的真实风貌,难以领悟唐代思想文化的精粹,难以打开唐代诗人心灵的窗扉,也就难以真正地、深入地而不是一知半解地理解唐代的诗歌。反之,我们重视并运用了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手段,那么,唐诗研究就能深化,就能开拓新的境界,可以取得前人所不能取得的成绩。试举王维诗研究为例:南宋刘辰翁开始全面研究摩诘诗(见《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他的诗评,时有妙语,然仅及于诗艺,对深入理解王维诗总感隔了一层。清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对诗中的佛学教义、典故、佛家语,尽行注出。(赵殿成不通佛学,这些注,是他的朋友王琦帮助他注出的,他在《例略》中说:“皆其(指琦)所寻章摘句以襄助也。”)将佛学与诗联系起来研究,这便将王维诗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近时,孙昌武同志的《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载《唐代文学与佛教》)从总体上论证了王维诗与佛学的关系。金学智同志的《王维诗的绘画美》(《文学遗产》1984年第四期)、马秀娟同志的《山水诗的一大飞跃》(《唐代文学论丛》第七辑),联系古代、外国的画论,运用美学理论,来剖析王维诗,取得了可喜的收获。此外,唐诗研究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和手段,各种方法又相互依存,不可偏废,这是由唐诗散见于古代典籍中这个特征决定了的。诸如校勘、辑佚、辨伪、考证、笺注、选诗、编写年谱、理论研究(包括作家作品评论和专题探索)等,诸种方法的运用,有时可以单枪匹马,有时可以诸端并进,有时则十八般武艺全都用上。特别值得提倡的是,全面运用各种方法,对某位作家、某些专题作系统研究,潜心钩稽、考镜、探索,材料积累富赡充实,触类旁通,神会于心,可以解决不少疑端,思考比较深入,搞出一组系列化成果来。前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借鉴。

当然,纵向研究会接触到各个侧面、课题和方法;横向研究中,也有历史延续性,会接触到各个不同时代人们对某些问题探索的结果。因此,纵中有横,横中有纵,我们只有将两者密切地结合起来,考察研究,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回顾我国唐诗研究的历史进程,对于开展今后的唐诗研究,可以提供启迪和借鉴,帮助我们开拓思路。简括地说,我国的唐诗学经历了四个阶段:

唐五代是唐诗学的肇始期。





唐代人自己研究唐诗,大致有三种情况:后一朝的唐诗人研究前期的唐诗;同时代人研究同时代的唐诗;唐诗人研究自己的诗(发表创作感想,总结创作经验)。唐人做了五件事:一、编集。唐人自编诗集,如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元氏长庆集》,据杜牧《李贺集序》云:“贺且死,尝授我(指沈子明)平生所著歌诗,离为四编,凡二百三十三首。”可见李贺集也是自编的。又,为他人编集,如魏颢所编《李翰林集》(今已佚)、裴延龄为乃舅杜牧编《樊川集》。二、选诗。唐代受“文选学”影响极深,选诗的风气特别盛,今存之“唐人选唐诗”(包括那些可以辑得部分作品的选集)有数十种。选诗的体制也很繁多,有唐诗和六朝诗的合选本,如李康成《玉台后集》;有唐代历朝诗的合选本,如顾陶《唐诗类选》;有专选盛唐诗的选本,如殷璠《河岳英灵集》;有专选一方人士诗作的选本,如“止录吴人”的殷璠《丹阳集》;有专选同官诗作的选本,如崔融《珠英学士集》(仅有残本)。这些选本,供学子士人精读唐诗,或则贯彻一家宗旨,体现选者的艺术标准和审美理想。三、记事。唐人记载诗人行实和作诗本事,如散见于史书、金石和诸家别集中的墓志、碑文、行状、传记(刘昫《旧唐书》中的传记;文集集中的传记,如李商隐集中的《李长吉小传》、沈亚之集中的《李绅传》等)。记载作诗本事的书籍,如范摅《云溪友议》、孟棻《本事诗》等。这类书喜采撷异闻,很不可靠,必须经过考核鉴辨,方可运用其中的资料。四、评论。评论各家艺术风格,品评具体作品,既可见之于诗选中,如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更多的见之于诸家别集中的赠序、书序和书信中,如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沈亚之《送李胶秀才诗序》:“余故友李贺,善择南北朝乐府故词,其所赋亦多怨郁凄艳之巧,诚以盖古排今。”也见之于唐人诗中,如杜甫《戏为六绝句》、韩愈《调张籍》,这种以诗论诗的形式,唐为创格。五、诗歌理论探讨。发挥得比较充分的是现实主义诗论,它是儒家诗教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谈得比较多的是诗格,也谈唐诗发展轨迹和个别理论问题,如诗境说、兴象说、诗味说等。这些理论探讨的文字,大多散见于诸家文集中,也有专门的著作,如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张为《诗人主客图》、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尽管唐人做了以上这些工作,为唐诗研究的深入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唐诗学在唐五代还只能是一个肇始期,因为:一、唐诗尚未走完自己的道路;二、不少人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局部性,论作家,是个别人,论理论,是个别问题,还来不及对唐诗作整体研究,许多研究方法尚未出现;三、专门著作的课题单一化,内容比较单薄,缺乏有体系性的专著。然而,这个时期,却有明显的特征,带有特殊意义。唐人的研究成果,存留时代风貌,富有校勘学、考据学的价值;再则当代人评论当代





人的作品,比较熟谙情况,艺术见解、审美情趣比较容易接近原作者的本意,不会拔高,也不易误解;不会以今作古,也不易以我解古,所以学术界非常重视它们。

两宋(金)是唐诗学的形成期。

一入两宋,唐诗已经走完了自己的道路,需要有人为之总结、评述;也由于唐诗有惊人的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着宋人,所以唐诗研究在宋代形成了热潮。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以唐人诗文作为创作的准的,因而促进了唐人诗集的刊刻和传布,也促进了唐诗研究。大量的唐诗集,在宋代经人收集、钩稽、辑录、校勘、编纂,并加以刊刻(五代、北宋印刷业的发展,为刊刻唐诗集提供了物质基础),据严羽《沧浪诗话·考证》记载:“予尝见《方子通墓志》云:‘唐诗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可见盛况空前,可惜到了南宋末,已经散佚了许多家。大诗人李、杜、韩、柳集,特别受到重视,许多人为之注释、评论,号称“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就连李贺这样的家数,司马光曾收藏过长吉集,贺铸曾校勘过李贺集,南宋吴正子首为之注、宋末刘辰翁首为之评(据刘将孙云,刘辰翁评点唐宋诗若干家,“最先长吉”“自长吉而后及于诸家”,见《李长吉歌诗序》)。

宋代又出现了许多规模较大的总集,例如太平兴国年间编集的《文苑英华》,虽说是历朝诗文总集,但录存了大量唐诗,成为现存唐诗中最早的版本(唐写本敦煌残卷除外),具有重大的版本、校勘价值。姚铉的《唐文粹》,也收录了许多唐诗。洪迈《万首唐人绝句》、郭茂倩《乐府诗集》集录了全部唐人绝句和乐府诗。计有功的《唐诗记事》,虽为记事体著作,但保存了一千一百五十家唐诗,具有选录作品的特点。这些总集,为唐诗的存留、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全面研究唐诗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宋代的诗学理论研究也蔚然成风,出现了“诗话”这种新颖的形式,数量之多,实在惊人。据郭绍虞先生研究,现存宋诗话四十二种,原书虽佚但尚可辑录的有四十六种,有目无书的有五十一種(见《宋诗话考》)。这些诗话,有评述诗人的,有评析具体诗作的,有谈诗歌理论的,有考订诗作真伪、名物典章的,内容十分丰富,形式比较灵活,不拘一格。专论唐诗者如蔡梦弼辑《杜工部草堂诗话》这类诗话,是比较少见的,多数诗话兼论列朝诗,但讨论唐诗的文字占的比重较大。以编写方式区分,则有类编性的诗话,像阮阅《诗话总龟》以类相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人为目,魏庆之《诗人玉屑》则两者兼有。又有随笔式的诗话,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曾季狸的《艇斋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等。除此而外,还有不少论诗的文字,散见于宋人别集、日





记(《雪浪斋日记》)、语录(《三山老人语录》《朱子语类》)中,而宋人的学术笔记中,亦记载了宋人研究唐诗的许多成果,如胡曾《能改斋漫录》、洪迈《容斋五笔》、王应麟《困学纪闻》、黄朝英《靖康缙素杂记》等。

这个时期唐诗学的基本特征是:全面展开了唐诗的编集工作,全面展开了唐诗的评述和理论探讨,有了唐诗学的专门家,出现了成体系的专门著作。如严羽《沧浪诗话》,主要以唐人诗为研究对象,全书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门,在诗学理论、诗体学、诗歌技法、诗歌品评、诗歌研究中运用考证方法等五个方面,发表了系统的、有独到见解的议论,重点探讨了诗歌的艺术性及艺术形式的问题,对后代的唐诗研究和整个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尽管他的某些观点还有缺陷,但他在唐诗研究上的开拓性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元明清是唐诗学的发展期。

元明清时期的唐诗研究,在宋代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理论研究上,出现了各种流派的论争,如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宗唐派、宗宋派各有主张,各抒己见;格调说、性灵说、神韵说也先后出现,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尽管这些理论探讨是就整个古典诗歌创作而言的,但论争常以唐诗为中心,运用总体研究的方法,对唐诗的基本风貌、唐诗的发展轨迹、唐诗艺术成就的估价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其次,各种类型的总集、合集被编纂出来,为《全唐诗》的问世准备了条件。总集如明高棅《唐诗品汇》、吴琯《唐诗纪》、王士禛《唐贤三昧集》;合集如明佚名编《唐五十家诗集》(明钢活字本)、明朱警编《唐百家诗》、张逊业编《唐十二家诗》、毛晋编《唐六名家集》《唐人八家诗》。在《全唐诗》编成以后,又有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孙洙(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出现,这些都是颇有影响、流传较广的唐诗选本。再次,唐诗研究深入到具体诗人、诗集上。两宋的唐诗笺注,停留在为数不多的著名诗人的诗集上,这个时期的唐诗笺注、评论,量增多了,质提高了。著名的注本有:明陈继儒《类选注释骆丞全集》、清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清王琦《李太白诗集注》、清钱谦益《钱注杜诗》、清仇兆鳌《杜诗详注》、明顾起经《编注王司马百首宫词》、清孙之騄《玉川子诗注》、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明曾益注清顾嗣立续注《温飞卿诗集笺注》等。著名的评论专书有明胡震亨《李诗通》、王嗣奭《杜臆》、浦起龙《读杜心解》、沈厚垕《李义山诗集辑评》等。

元明清是唐诗学的发展时期,其特征是:一、《全唐诗》的编纂成功。明胡震亨编《唐音统签》,已粗具规模,然尚多舛漏,清钱谦益欲集有唐一代之诗,因年老未竟其业,季振宜在他的残稿基础上“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十七卷”





(《全唐诗序》),这便是季振宜编的《全唐诗》。至康熙时代,曹寅奉命召集词臣编御定《全唐诗》,便以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全唐诗》为依据编纂而成。《全唐诗》的编成,标志着唐诗研究发展到一个成熟时期。然而御定《全唐诗》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诸如误收、漏收、重出互见、真伪杂陈、编次不当、传记疏误、注文舛漏等问题,尚待后人重新整理。二、专门名家的大量出现。明代有高棅和二胡(胡震亨、胡应麟),尤以震亨为著名,是比较全面的唐诗学专家。清代有钱谦益、季振宜、叶燮、王士禛、沈德潜等人。王琦竭毕生精力,注成李白、李贺两集,半部王维集(为赵殿成提供了大量佛学资料),亦为唐诗功臣;冯氏父子,家学相传,专门研究李商隐、杜牧。这与两宋时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近、当代是唐诗学的创新期。

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新的研究方法论(包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法两方面)进入研究领域,使唐诗学别开生面,有了新的气象。诸如出现了宏观考察的文学史,1904年成书的、仿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写成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先导,开其风气。随后胡怀安、胡怀琛的《唐代文学史》(1931年)、罗根泽的《隋唐文学批评史》(1947),则侧重于唐文学(诗)历史的考察。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引进收藏于国外的我国失传的典籍及资料。日僧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最近在我国刊印,并由王利器先生作了精详的校注;收藏于英、法的唐写本敦煌残卷(有关唐诗的资料很多)被复制回国,收藏于日本的《又玄集》《翰林学士集》也被引进到国内。近代许多学者有意识地运用多种方法研究唐诗。陈寅恪先生将历史与诗学研究结合起来,写出专著《元白诗笺证稿》。岑仲勉先生的许多史学专著,很多地方涉及唐代诗人及其诗歌。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杂论》《唐诗大系》,既用校勘、考据等传统方法,又以新观念论证文学现象,注意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研究唐诗;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在多学科交融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收获,这里不再赘述。

回顾唐诗学的发展,增强了我们搞好唐诗研究的信心。今后,我们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奋进,不断地开拓、深化唐诗研究,既要发挥个人特长,也应加强群体研究,集合较多的人力,在博采综汇的基础上,搞出一些体大精深的研究项目,用我们的探索实践和科研成果来丰富和充实唐诗学这个学科体系。

(原载杭州大学《语文导刊》1987年第2期)

